

# 第念五卷

# 瀛寰瑣紀

甲戌九月中報館刊

公車日記

接錄畢面山先生遺稿

初九日四更登車天晴風緩暗行十餘里至界河打尖遙望西北諸山樹木森然峯巒蔽互如米虎兒黠墨爲山筆法幽秀注目視之不下十餘里乃見真面蓋山體皆泥沙而黑石層層盤繞遠望盡作樹色也自邳州見兩峯環列從而之北則連山逶迤目不暇給然皆平衍而無磊落英多之概獨榆山一帶觀其氣勢磅礴頗有合于山似論文不許平之意不能不爲褰帷一望至亞聖廟與少珊肅然晉謁檀星門內古柏參天空翠滿地震隔有聖祖仁皇帝御碑巍峨特立制度恢宏儀門豎榜云泰山氣象中庭紛列檜柏數百株皆鱗甲之而離奇天矯必千百年物也墻垣及中庭碑碣如林多似元明以來所立詩文祭告之詞不及遍讀唯中有天震井碑記載境內有孔子井顏回井曾參井而孟子井則於康熙十一年間廟中演劇青天無雲忽雷霆下擊有九十四歲老人顏某見有磚墜在地遂得是井從此與孔顏曾并益列爲四事亦奇矣正殿尤極宏敞獨樂正子旁列一座瞻拜之餘低徊不能去詩云七百有餘歲斯文復在茲廓清揚墨路學備帝王師稷下雕龍賁燕臺駿馳天將終戰國落落轍環時檜柏爭盤屈蒼龍護粉垣泰山瞻氣象泗水接淵源三徙村隣古千秋俎豆尊遨遊此爲最親入聖人門由啟聖殿西至致嚴堂見紫藤一株根有數抱盤屈而上與古柏數株繚繞糾結如神龍飛舞于雲雨之中而莫能究其首尾者然此外則古木蒼勁無一不入神品惜無辜偃張瑛諸筆一一寫入丹青也廟左卽孟氏宅門聯有由周而來第二家之句榮矣哉日色漸晚遂步行十

餘里至中山店宿歌姬妖婦紛至沓來後有小妮子口齒伶俐歌一曲酬以數錢而去二更雨作車不能行是夜得終夕眠

初十日趁曉套驟野有餘潤道無纖塵時車有三十三輛並發鈴鐸聲聞數里四野觀望遠山如沐辰刻過兗州城外大橋石關高峻河流尚涸宛轉西行五十里至高吳橋打尖後經滋陽第幾堡見石碑高聳題云和聖柳下惠之墓因綴以詩曰曾記書三策今從墓畔過誰同賢者古獨占聖之和樵採人猶禁爰居論不磨春風仍藹藹吹入柳枝多天色漸晚急行六十里至汶上縣時已掌燈夜飯畢聞雨聲浙瀝未知明晨能行與否心甚切切也

十一日雲消雨霽四更登程行十餘里天明北望羣山紛列左右午初至東平州打尖嗣由河橋入南門出北門城中店舖希少唯臥龍街一帶稍有城市氣象從此北行山光樹色頗有可觀而山路崎嶇車行倍覺傾側口占六絕云輪蹄絡繹走風塵念到家山入夢頻楊柳不知鄉思切一時青到故園春長橋跨水接巖城此地曾傳美酒名呼遍富彊人不見依然醒眼至東平石骨巉巖路屈盤車中坐少片時安不須九折叩邾坂能使王陽泣據鞍倒地殘碑跡半湮茶棚有字記荒墩分明畫出江南景處處杏花紅入門望盡甘霖麥欲枯昨宵雨點洒平蕪行人相值無他語首問南來雨有無沿途爭輓馬驟鞦提甕人教飲碧流車子何能談往事一錢偏效仲山投又北行至東阿縣第六堡有穹碑立道旁云楚霸王墓戲作詩云大澤雲迷漢騎屯憤王何不善謀身八千子弟猶凋喪父老應無見面人自此盡入山路過茶棚墩後四面峯

巒旋繞而仄徑縈紆前後不復能照顧時夕陽欲暝細雨如塵後車杳然正在慌迫幸少珊跨驢而來遂至舊驛投宿雨雖止而山店已張燈矣

十二日起已五更天晴風軟北行入山徑中兩傍沙坡壁立路極偏窄其廣不容二軌不多石子驟馬踐之作滑澀聲人在車中搖動如懸風槌磕碰如急水椿幾有欲傾不傾之象而歧之中又有歧焉非熟於此者幾無以辨行十餘里天明由東阿縣西至管仲三歸臺前路漸平坦即從舊驛驛至桐溪河口以船渡車驟亦倩村童跨以涉河水及驟腹而童子坐其背上拍浮而過無難色也揔行五十里至銅城驛打尖從此而北仍是一片平沙絕無山水可紀但見棗柳紛披於草屋間而已又行五十五里晚抵荏平投宿婦女相勸者甚多飯罷即閉戶而睡十三日登車時漏方四下密雲不雨風緩沙平車中三眠三起已行五十里遂於新店打尖時辰初耳又行數里驀見寶塔一枝上矗霄漢而城上睥睨隱現於棗柳陰中車子曰此高唐州也有詩云鐘聲飛出梵王宮早見浮圖插遠空石蹠馬蹄車轍碎煙橫雉堞柳陰濃壯遊未倦凌雲志故國猶思表海風不信玉桃三竊後仍留遺說話齊東 城表有漢大中大夫東方朔墓碑 吟畢繞城而去午後南風大作驚塵洒面十步外無從辨物一路奔馳唯有楊柳數行茅屋幾家作目前點綴車中欹側頗不耐人口占云柳綿細點馬蹄塵客路韶光不負春樹翠遠村高露塔沙飛平野暗迷人一帆風送輕車駛 小車每張帆以借風力 半堵墻摧舊堡湮終日勞勞思息轍茅檐遙指晚煙新行五十里至腰站宿於三合店

十四日譙樓打四鼓雲定風微月光滿野車行甚適行不數里驀焉飛沙走石北風大作如大海迴瀾波濤洶湧如水車鐵馬蹶踏而至人坐車中顛翻不止天未明從恩縣南門出北門平楚之間風勢更猛至新店打尖過德州繞城而北抵運河正所謂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時也幸士人以板鋪大船上船與岸齊長驅而過終日在大風中行車簾緊閉竟如三朝新婦故目中不見一物晚至劉智廟投店風稍息

十五日三更就道南風扇和薄冰在水車行安穩馳二十餘里入景州南門堦出西門渡河而北抵漫河打尖時已入直隸界矣午後步行路見滕公墓碑想即滕文公也公與孟子有師友之資宜其一坏淺土至今不泯也登車後又從阜城東門外北行宿于富莊驛約行六十里云十六日亦三更起行二十餘里至獻縣城詩云地溯賢王列郡雄班班車入古城中天人誰繼董生策禮樂猶存漢代風一水往來佑客舫 北道唯此河可行舟 千秋寥落日華宮樂陵欲問前朝事幾樹梧桐陰碧叢又一首云孤城猶說獻王家一路班班駛客車山近仙岩餘桂樹歌傳漁泊動蓮花蒲縈臺古春無主董學村荒日易斜漢代衣冠何處問空思陵語悞蝦蟆城無完堵民有闔廬西門外環以大河望之甚遠遠并有舟帆來往水行可通天津亦北道所僅見也又行八十里至城家村打尖飯後步行十餘里乃登車時西南風甚大塵沙蔽望一二丈外不辨形也急行而前薄暮抵河間二十里舖宿

十七日套車時已交四鼓月照平沙如一副白地光明錦可以不火而行行五十里至任邱縣

外打尖遂從縣西行四十里至鄭州州唯土城亦斷續多多城西有大河環繞其間由此而北河外有河汪洋無際過碧漢層虹 俗名十二連環橋 河流漸細又行三十里至雄縣投宿先是每至旅店琵琶歌女蜂擁而至自此以後絕無一人矣

十八日漏下四鼓披衣而起時斜月半天薄雲翳野套騾出市梢覺西南風甚大行四十五里風轉東北急雨跳珠狂飈振地行者方以為憂幸一時即止遂於孔家莊打尖約行五十里矣飯後風更狂暴行至龔家營北一片平沙不啻數百里之遙極目至惟所見天宇四垂大風鼓盪于寥廓間彎坐車內如游巨海四面波濤洶湧疑有蛟龍舞動出肘腋旁也行五十里至渠溝宿店 蓋從此可入南西門也否則須由高橋而三家店而解河而良鄉則從彰義門入也 稅駕時纔交申初然已不可行矣因不夜而眠

十九日四更出店月明如晝行二十五里從固安縣南門入城中虛無市廛人稀地曠水有薄冰出自北門乃有闕閘數十家又行五里至永定河河闊半里許黃流滾滾急溜水波河有渡船四隻因近岸灘淺舟不能抵岸土人衣皮褲負人登舟車則從水中驅之上船騾馬等亦須其人牽至河北故行人至此每苦需索予兄弟兩車延候半日費錢三百五十文乃得過河公車如此他可知矣及登北岸見有霸員道王告示極懲其弊并酌定價值云騾車 重載每輛給錢一百四十文輕載一百 驛車 重載每輛給錢一百輕載每輛給錢五十 驛 每頭給錢十五 馬 每頭給錢十文 憲示煌煌彼竟視爲具文知下之能仰體也寡矣此地沙

白如銀綠揚遍野大抵自揚州以來道間多植楊柳山東以北又聞以梨棗茲則更多榆樹蓋以榆可爲炭柳則以之爲器用耳又行二十餘里至榆堡打尖飯後日暖風微與少珊步行三四里乃上車狂風突至飛沙射人急下車簾閉目而坐行五十里至龐谷鎮宿  
二十日鷄鳴而起天氣稍寒日滌凍塗行數里遙見長垣一帶卓立道東沿牆有沙坡坦至平地迤邐而北不知數十里而止人云此即打圍牆也行三十五里至南四門城卒之需索甚于永定河公車中任其傾箱倒篋必飽其欲而後已予亦花錢二百八十文都城內闐闐崇閣門窗屋宇金碧照曜車馬喧闐在在有轂擊肩摩之象頽瀆云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其城池園囿之富且大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者其在斯乎洵足以隆上都而觀萬國也行行至楊梅竹斜街德元店主人朱小麓處珊瑚叔父已有時囑其留房相待晤後將行裝搬入西耳房并以叔札見示信內屬望甚殷命予場前靜坐數天以博一戰考畢可借五弟到山海關云云俄而周秀亭李介夫兩世叔到寓二公皆叔之聯譜弟先來顧問傍晚又有已卯舉人李一山先生至厲李亦叔之舊好半日間竟得聚首一堂而諸公又能推愛及烏視少珊如姪視予如少珊也語次秀亭以禮部納卷自任并問予兄弟旅費得無缺少否若勿慮人之告貸也者憶去臘以將計偕悉索行資吾鄉有二三至好不敢相過偶一語及亦必亂以他詞而秀亭乃肯先爲之籌人之度量相越有如此者乎是晚黃昏得飽飯安睡較之野店極違輕車歷落光景大不同矣  
此下爲春明日記嗣出

### 徐露張伊人傳

自牧齋文

徐露字雲停吳縣人鄉居在橫金鎮西之黃壩村家素封乃棄書延武師學拳勇擊刺之藝揮兩短刀舞能足離于地四五尺庚申四月蘇城陷後賊无日不下鄉焚掠是以諸村皆聯絡爲民團執兵以拒五月十日同張伊人戰歿時年二十張猶未三十云  
張伊人字心湄家橫金鎮南之湖橋邨與徐相距數里業商于上海以有膂力乃學刀槍諸藝言多感槩一村之人敬畏之是時諸村既圍以賊常紅帕抹首也乃以白帕抹首爲識鳴金爲約是以賊屢掠地不能過橫金鎮諸村賴以全賊乃設謀瀾村民中亦以白帕抹首每且必衆村鳴金赴橫金鎮堵禦是日民方至賊亦至將接戰賊瀾民中者去白帕易紅帕持刀從後斫人民猝不備一時驚潰張及徐爲率不及退張遇二賊一賊引矛欲刺張急前決其首首墮一賊驚顧亦殪之適十餘賊繼至乃奔失其履賊追至斫以刃遂仆而死徐亦孤身逢賊徒步殺三賊矣復遇一賊騎而遙望徐出不意揮刀中馬頰賊怒叱謂吾乘馬畏爾步耶戰俄頃力盡亦死是日諸村死者數百人

烏乎賊自廣西揭竿以來蔓延至十蘇州十載之中所喪英俊能一一屈指數耶其湮沒者多矣徐張非有百里之寄一旅之任一且爲鄉里赴難青年殺身豈不惜哉余自避地至鄉主于心湄夜必挑燈縱談未嘗不欽其爲慷慨丈夫也獨惜未得見徐君言貌風度付之想慕而已

知非軒記



莊生云如寒之木如春之花夫豫章之木七年始別黃楊之樹遇閏則退是故松柏之成材九  
九亭亭非春氣煦育之雪霜鬱蒼之而閱數十年詎能挺立卓爾以成樹乎是故人之績學勤  
問也亦然蓋有今爲是而明悔以爲非者矣精思苦詣進益求道然後乃知學問之道無窮遠  
伯玉云吾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雖尼父之聖猶曰五十而知天命故游藝如高常侍  
之詩王右軍之書亦必至五十而成蓋人至五十則所歷已舊心志堅定是以學問大成猶寒  
木之春花松柏之挺立時焉昔二泉先生好學篤志當五十時引伯玉之義嘗自顏其軒曰知  
非誦讀偃息於其中以爲習靜之所度棄奇書異帙同鼎商彝之屬戶外雜藝佳花秀竹如笑  
若媚復以怪石三兩卷廬踞垣足爲景物綴性又嗜飲每花月晨夕必招朋儔開尊羣醉衍衍  
而誦躡躡而舞賓主雜亂間賦小詩以爲笑樂曰此間風月大足娛吾恨不知五十之後年命  
有幾耳吾輩富以樂死死便理我晉人作達未嘗不歎爲名言於是飲食徜徉於軒中者十有  
一年既人去堂空芳塵凝而綠苔生矣旋粵盜弄兵十載蔓延東南門戶悉是烽烟而此軒中  
所有者俱不可問已蒙生雖曉猶足見先生而松陵茂苑相隔兩地未得一識面而得見令子  
福培號桶脫者相交若昆弟垂十年矣故走書滬城備載前語曰非子不可承命主臣深愧不  
文謹爲之記而桶脫杯棬手澤之哀慕夢思亦可以少紓矣乎蒙獨感夫弱草輕塵雙九駒隙  
回頭前事壹是都非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而桶脫今年亦忽忽五十矣黃梁易醒行樂  
及時一身爲寶其善保千金軀

### 黃烈女遺詩序

余姓黃氏名淑華字婉梨江南上元人父秉良諸生先卒長兄乃珪亦諸生仲兄乃璋外出叔  
兄乃瑾亦習舉子業咸豐三年癸丑金陵城陷兩兄力於農圃家賴以給時余方五歲弟乃璧  
三歲家故多藏書暇則課余及弟常取古今節烈事語余且勉之曰生逢離亂倘遇強暴切勿  
苟且偷生以紹先德壬戌將以余字某氏余請曰余家在此猶燕雀巢幕上朝不保夕何以婚  
嫁爲遂止今歲六月官軍復金陵余方慶出水火而登衽席矣孰意克賊之二日有兵至殺二  
兄於庭乃入括諸室一壯者索得余翠以出弟牽其衣母跪而哀之怒曰從賊者殺無赦主帥  
令也遂殺母及弟長嫂至又殺之掠余行而仲嫂則不知何往余時悲痛哭誓求速死彼笑曰  
余汝愛不汝殺也遂挈余於其居旋遷於舟溯長江而上夫茫茫大江余非不得死所惟恨以  
余而累老母及兄嫂與弟今既與之同行不思所以報之徒死何益昨至湘鄉潭市舍舟登陸  
余喜甚意將以此行殺之執意天不余佑適有與之偕行者夫以一孱弱之身遍處於二壯勇  
之側殺之甚難汚我甚易倘不速死恐無顏立於人世然死雖已決究未知何術以死何地以  
死也因自述顛末而書之紙一帛一帛懷於身紙糊於壁並作七絕以附於後時同治甲子九  
月十六日十七日女子自序於湘鄉潭市之旅寓

### 十絕

自憐生小邁奇災劫遇紅羊劇可哀若昧真心從薄子偷生雖好罵名來

年來小謫在凡塵孤負雙親養育恩窳窳不能安體魄挑燈轉憶倍銷魂 自注存者余與仲

兄及姪而又天各一方哀哉痛哉 自從被掠別家門日在狂瀾死未能卻喜財奴惟好貨天教白壁玷無蠅 自注掠余者申姓

寶慶人余恐被汚已將衣服密縫矣 無何月又見初弦迫我同登江上船舟子掛帆無恙祝可知僕不願生全

女伴何人不受汚余同張氏及金姑超羣更美金眉壽一死猶能獲友子 自注金姑眉壽余

舊識也一人欲汚之弗從適船窗開金姑死後彼尤不敢逼余余亦心敬其烈故云

記隨女伴到江濱準作人間不朽身遠涉洪濤誰是伴相依惟有影形親

征帆又說抵長沙遙望湘靈廟拜嘉乞剪赤繩教寸斷莫令哀怨訴悲笳 自注彼至此將以

余屬媒氏故默乞靈焉

平地風波息又生吾身何處乞安平婉言雖免于飛去欲報奇冤恐不能 自注至此又遇一

胡姓偕行者

自古成仁總殺身吾身何必苦途巡憐將浩氣還天地長共貞靈在九垓

十絕已缺其一

黃烈女遺詩跋

余昨過閩王橋旅店見二無名男子屍一似中毒死一被創死一女子周身縫紉自縊死詢之

族人曰昨夜二男子偕一女子宿此飲酒嬉笑雜以歌曲夜半猶未止既聞若推拒聲者已而  
寂然晨起視之一死於窗一死於創而女子死於梁間云云旋報官命掩埋矣余初亦不解其  
何故嗣讀題壁諸作方歎烈女之所爲非人所能測也夫烈女不卽死而千里相從亦欲其復  
繼耳至大讎雪而以死繼之奇矣惜未得崇其墓而褒之爰識其原委以告世之有心者時同  
治甲子九月十九日峨峯老人書

黃烈女事略

烈女姓黃氏名淑華字婉梨江寧人世居城西父秉良邑名諸生早故女昆季四人長乃珪亦  
遊庠癸丑春粵逆攻陷金陵女甫五齡賊入城傳僞令安民得瓦全時珪以母老且病弟妹幼  
隱忍偷生溷跡農圃中奉母居故幸免死家有殘書暇輒訓諸弟及女復講授節義事女故慧  
嘗默識之十齡外漸能文問握管作韻語稍長有令妾母兄深以爲憂女曰無慮此兒讀父書  
頗明大義脫恐賊索胸中自有主決不貽父母兄弟羞潛以密縷紉裹衣周數重居恆以利刃  
自隨寢食未嘗去身甲子夏大兵復金陵隔賊者多被戮營卒某窺女姿欲亂之脅以勢不從  
遂戕女母及弟迫至營旋挾登舟屢欲犯之女數以計免適有金姑者並擄以行中途被逼恐  
受汚躍江死某卒稍懼抵湖南湘潭舍舟登陸陰結同黨以翼之夜共投逆旅張燈鬪飲但聞  
鶯歌聲喧笑聲擗拒聲尋寂然主人晨闔門見二屍橫榻上被創死女縊梁間衣短裳縷線周  
巾懷中出帛書題墨於壁鳴諸官驗而斂葬之乃知女紉衣防辱匪伊朝夕至是始得伺其隙

瀛寰瑣紀

黃烈女事畧

而手刃之卒以全大節復大仇此智勇烈丈夫之所難也矧於弱女子得之哉顧此事當時已聞於有司何遲之又久猶墜

上聞豈格於例而不行與抑有所諱之也誠願有心人以名教自任者急爲之請於朝而表揚之俾知天地靈秀所鍾與

聖世風化之美有如此卓然可傳者正不獨烈女之幸不然如古來謝小娥費宮人輩見於軼事發爲詩歌亦可以不朽也余與烈女有桑梓誼聞知較確謹繹其事而錄存之以俟當世之採風者

同里用霖氏傳遇昌謹撰

斯夕閒談第三卷

第十四節

進讒言英雄末路

看空囊智士灰心

却說加的聽了康吉這一席的話說得慷慨淋漓豁達透徹就歎了一口氣道唉罷了罷了不必說了只當做兩個人都死了一般還有甚話呢他兩人迎着月光一路碎踏瓊瑤低聲談講已經到高處門前隨即扣門進去安歇不提從此以後加的在看這密蘭城內弄出許多不便當處來了你想加的之於林賁初爲好友後結深仇大約論將起來加的並不冀對不住林賁實在是林賁對不住加的倘或林賁肯念到從小交情上面又回想到自己的荒唐處極該來向加的負荆以釋前嫌否則亦當暗中照應斷不說加的一句壞話方爲正經人的做品在加的這一邊想來林賁深仇怎肯饒怒然而勢力不敵萬不能與之抗拒況且這密蘭城內有林賁在此耀武揚威呼張喝李加的旅遊的人如何能站得住不多幾時那些新結交的朋友都是冷冷淡淡起來起初是今朝請吃飯一張東帖明朝請打牌又是一封書信甚至東請西請看戲熱鬧非常近來漸漸的稀少了起初是一見面就拉手就除帽子有親熱的有恭敬的近來漸漸的冷淡了那些外面情形雖看不出什麼鄙賤他厭薄他的樣子然總覺得前恭後倨大不相同早已料到是林賁在那裡作怪了那加的就外面留心察訪纔知道大東沸沸揚揚都說加的向來是有過瘋癲的毛病所以衆口一詞都有點怕與他結交之意了一則因爲加的在郭大剛家中遇着林賁的時候那種行徑狀貌實在做得詫異異焉

稀奇奇真有動使人生疑二則被那林賁三言兩語說得來竟是確確鑿鑿這亦可謂乘隙而入嗟原來加的出奔之時所攜帶的本不過三四百金光景從都兒城轉徙到了密蘭城早已消耗大半此刻全靠那結交聲氣弄點牌局或者喫輸家或者抽頭家刮取那富商貴官統袴子弟的盈餘以作他旅中燒裹如今自遇着林賁被這一番攪擾竟弄得門可羅雀友不下車看看又是英雄失路了於是這三人就即互相計議道這密蘭城住不得了招牌既經打塌自然是開不牢店立不住脚了倘不別尋頭路莫非坐以待斃嗎商議停妥就一同收拾行裝到了瑞士國找好子寓處安頓好了鋪陳加的遂出去看看世境仿仿民風那知這瑞士國與都兒城不差什麼反更覺得寒酸氣些倘要想喫到這碗賭飯不但沒得大主顧就是小戶頭亦找不出幾個的加的打聽得如此光景心又冷了大半截回到下處胡亂喫些酒食康吉留心看那加的狀貌態度皆已大變過了從前是性情爽快專尋開心終日酣嬉淋漓與會羈舉如今竟是終日昏沈含愁納悶話也不高興說了笑容也不狠有了康吉看到如此情形也替他十分憂慮要想解勸一二却從何處說起更恐怕提起前情反惹出他的氣惱倘若竟不解勸他心中又着實過不去所以康吉連日以來亦弄得是跌脚捶胸長吁短歎這真所謂有福同享有禍同當哩偏生那加的又時時候想念着小凡尼不知那聰明伶俐的小女孩子此刻可高了幾多呢此刻可更長的怎樣模樣呢那小女孩子牽記着乾爹更不知道是怎樣哭泣怎樣吵鬧呢況且這一分別已是節序屢更歲華亦換整整過了一個年頭了那一種想念之心

竟是巴不得就見面纔好哩但有一層不妥之處要見小凡尼必須要到巴里司城看官你想這巴里司城如何可以去得呢這分明是飛蛾撲火一般斷無生路的噫在加的非不明知不過實在沒得法想沒得路走不得不出於冒險之舉况又可以看看小凡尼也圖得个眼前快意何暇遠慮深謀呢所以輾轉籌劃一番竟想決計去了却說那白尼跟着他二人作伴不管你得意不得意有與沒有與他那一種冷靜孤僻的脾氣依然一毫不改也不去多擔心也不來多搭嘴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在外面看來不儼是個信天翁的行徑麼此番聽見加的康吉議論着說要想仍轉巴里司去的話白尼就帶着嗤的一笑冷水冰說道可有來倘若肯聽我之勸何必如此奔波苦楚大約總可安穩至今不離巴城裏哩說罷就慢騰騰跨出房門去了加的望着他出去了以口問心低低說道我之命數非就定了嗎康吉在旁邊已經括進耳朵管了急問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噫加的道你將之自然會知道的隨即站起身來跟着白尼出去了康吉正不知此話何意又只見他二人從此以後就常常附耳低言傾心密語大約是籌畫出什麼謀生的計較來哩接連密商了幾日遂定下主意決計轉巴里司城去罷話休絮煩那行李之擷措路途之食宿這些話頭千篇一律看官最爲討厭不如從刪不叙之妙却說這時候已是春和天氣風日清明花柳煊爛巴里司城內街市鋪陳十分繁盛樓臺點染十分清華兼之花放鳥啼草薰蝶醉真是好去處好景綬哩這一日那巴里司守城兵役看見有三個人從田尼門步行進城三個人中有兩人並肩走一人略上前幾步那上前幾步之人



瘦削身材白淨面孔身上所着衣有點塵垢不甚新簇這也是出門人的常事那後邊直走的兩人一个是壯健厚實之人面孔紅潤身材高大年紀不過廿歲光景也覺得雙眉不展似有挂慮的光景那一个中年的身體也是十分壯大拄着一根又粗又重的拐杖看他走路之時靠杖上拄一步走一步兩隻眼睛只看着地下大踏步儘管走頭也不回口也不開一直上前走去是个十分納悶的光景那城上之人見這三个人知道是從他方外省來的所以衣服都有點灰土精神都有點困乏不過世界清平並無寇盜之警所以城上也就不必盤查無庸阻滯竟是大搖擺擺進了這城了進得城來但見兩邊店舖開設整齊華麗比從前出奔的時候真是風景不殊而舉目有河山之痛哩那酒帘隱約目迷五色琉璃貨牌飄颻內映千重錦繡電氣線交錯空中煤氣杆接連街上賣要貨的木馬絹人縱橫堆積賣洋貨的花絨毛毯摺疊櫃櫥此種境地那沒有到過的自然是要愴怳迷離如入寶山如游晶域了正走之間只聽得那拿拄杖的對着那年輕的說道唉康吉我此番回到巴里司城來我這心裡不知怎的竟像是到了我之坟場一般這是怎麼解呢那年輕的回道你不要再這樣說爾從前到別處去的時候也有窘迫愁悶同今朝一樣的日子後來不是晦去時來仍舊得意嗎爾休得自己懊喪弄到這種頹唐的模樣噫那拿拄杖的又低低說道不是呀我之納悶因為是可憐之小凡尼我竟不能割捨他又為那可惡之老白尼偏生苦苦的要引誘我哩那年輕的答道噫原來為此意那種討人嫌的白尼我早早對爾說過爾怎麼就不能絕交終身不肯捨他去嗎那拿

拄杖的道實在很難很難此刻也不必說罷阿呀我們之運氣實在水窮山盡了怎麼處置呢囊中又沒得一個錢到了今日真是英雄無用武之地一文錢可以逼得死英雄漢的好比這條路上明明是一帶溝壑一个陷阱倘或爾不肯轉溝壑必定要落到他那陷阱內去了康吉聽了他那陷阱這一句話連忙問道他那陷阱到底是什麼人的陷阱呢加的繆眉道不是白尼還有什麼人呢又高聲喊住白尼說道我們且等一等到那裏去喫飯去罷那在前走的聽喊住他就停了脚步回過頭來慢慢答道爾忘了嗎我們身邊錢鈔已經用完了還要到那裏去喫飯呢必須要等賺了銀子出來纔有飯喫哩隨又說道依我主意我們只得仍到鎖芝店去那邊倒可以留住且等安歇之後再想法子罷那並肩走的二人點點頭就從旁邊小胡同內空進去了以後總不過是尋覓寓處畫策生機這些事情了諸公可以意會得之我且慢表却說朝廷刑典原有一定則例或殺人或自殺或劇盜劫掠或小賊偷竊此種罪名只消按律比擬無甚奇異倘或有新樣罪犯從前辦法既無成案可稽又無相類之律可擬則必另議刑典又不能增設一條那新聞紙上自必定要辨論其原委聲明其罪案蓋因奸宄之徒既能想出新法犯出奇罪自有那種下流人物出來効尤甚至國法不能禁止哩況是西國刑書臬憲不得專權所以那作奸犯科的細細一想自然都大膽去做了譬如起頭之人犯了罪不去辦他被他私自逃走了那賊黨不更得了意嗎我何以提空說此一篇議論原來做這部小說之前巴里司城出了一个專鑄假錢的人此人很出名很聰明各人見他的法則制度不能不佩

服他兼之此人本有功名是一個武員從前出征海島各國卓著戰功衝鋒陷陣一時無敵此一件事已經傳揚上了新聞紙各人談者色變負了重名所以他這私鑄假錢就無人敢過問從此以後鑄假錢者愈出愈多到得那做這郡小說的時候那假錢一事要算是體面之罪但是那些巡捕都十分出力要想暗中偵緝查拿以除地方之害已經打聽得有一黨之人在那裏私鑄這類人也很能幹很精細鑄出來的假錢極光亮極精緻攪着使用是斷不會認得出的不但比別的假錢好多着哩即國家官鑄之錢反是毛糙沒得他假的鑄得好哩兼之踪跡跪秘行藏慎密所以尚未能查出下落那總巡捕房已經出了賞格了後事如何下節續談

### 前夕開談第三卷

#### 第十五節

很捕頭官場誇手段

好兄弟對坐詰根由

却說那總捕房出了賞格道但凡將私鑄銀錢之人姓名巢穴探實呈報者賞銀若干兩有能作為眼線一同拿獲者賞銀若干兩如係同黨之人投到首告并能作為眼線除照例免罪外仍將賞銀照數撥給各人等早知自新力圖免罪兼得賞銀切勿觀望遲延致與玉石俱焚也盼切特示云云自從這賞格一出之後外面就沸沸揚揚起來這裏監督五城捕務各官又密派了許多番役專司緝拿私鑄人犯特派華發作為捕頭原來此主生意華發本是有點兼手所以他于這些黨羽巢穴較別人更為明白而且從前拿住那著名之人亦是華發手裡因為他之為人靈敏溜亮善于鉤距既肯十分出力又兼十分大膽所以能捕劇盜能緝巧賊哩看官說那華發膽大亦不過在捕務上見得膽大倘到了瑞士國大山壁立萬仞下臨絕壑必定也有點懼怕至于交戰到大敗時行船遇大風暴只要輕識慣了亦自然會膽子大的華發之大膽大約亦是慣于經識之故雖有悍膽兇賊在樓上逞強他一衝上去自會投戈就轉豈非是膽大之證麼然又聞得華發在家中時曾被他的渾家歐擊一直棒到樓梯下華發諾諾連聲不敢與較又聞他在營裏會過兵丁聽說要出陣打仗他連忙脫下號衣沒命的逃走了那種時候他的膽子又不免青水欲滴了此番非比從前竟是發過大誓必定要盡拿此等人但凡他發過誓的事情總無有不成功的這一日華發去恭見上官上官就盤問他些訪拿私

鑄之說他一一回答了那監督捕務官兒聽他說得有條有理有頭有腦大為得意就問道那沒你幾時動手呢華發摘着帽子站着應道就在今天夜裏要去入穴得子了上官哈哈大笑道好好那沒你要帶幾多番役去呢華發垂着手答應道只須帶二十名番役儘殺了并且只須在外面接應不必進內只須華發獨自進窰事體方得謹密奸宄不至脫逃噲前曾與他門黨裡之人商議定妥必須如此做法所以約定了日子時候他先到裏面去做內應那人雖然做了首告仍舊不肯張揚恐怕一個不當心被首犯逃逸那首告之人不是一大大冤仇要白刀子進紅刀子出麼所以他做眼線做內應之時必須另設一法不使大眾知覺纔好哩又聽那黨裡人的說法總要先弄明白了去路來路以及門戶牆壁等處方可預備他逃走預派人守住追拿哩上官道此類私鑄之人大都皆是亡命之徒與鹽梟礦匪相類真是凶悍可怕此去切勿大意呢華發道本官怎麼說出這些倒煤的話來呢你不記得嗎我從前在三月間曾經行過此事所以全曉得此中情節還怕什麼呢那督捕官究係老成持重之見還又諄諄切切分咐了一番華發方纔退出自己去打點線索招呼弟兄們準備夜圍拿人不提却說那捕員在總署講論之時這巴里司京城內別處地方加的與康吉正在那寓樓上對坐談心哩原來這三人到京之後就到鎖芝店內暫為安歇隨即就自己找房子開門戶鋪陳什物起居飲食雖不能像從前在婚姻堂裏之舒服體式然亦頗覺得安逸優游正不知加的是靠着點子什麼法門竟會絕處逢生無中生有的此番作寓之處在京都頂繁華頂鬧熱的地方叫做

福步街那條街是京都中通衢大道帶闊圍圍塵肆相接他門寓處就在這福步街路東小胡同內那條小胡同總算是一個陋巷巷內房屋亦不很新羨他所賃的在後面第六層樓上一帶朝西三間隨戶開出去看見對面是另外一帶房子是朝東的比他門所住的覺得整齊點子那對面的一帶房屋前門是在福步街上那後面的兩邊相離甚近竟是瓦檐相接窗戶相對中間道太陽光都沒得晒進來的那時候已經是初夏天氣這三個謀生之人已經到了有五六個禮拜了宜乎天氣炎熱日色猛烈而這兩個人坐在這樓上十分陰涼毫不覺得夏午時光景亦可見這對面兩帶房屋實在昆連太近的緣故哩那時候加的之衣服已經更換過了煥然一新內襯着柳條葛小挂外單生羅衫金釧表鍊懸着領圍那面孔亦像還原了仍舊是精神炯炯氣象堂堂的模樣與那與旺順聚的時候也不差什麼了只有康吉的衣服還沒有換過還是風雨所傷損灰塵所漬染覺得有點骯髒有點藍縷這兩人對坐一個是打扮鮮明一個是衣衫敝陋相形之下真有那縕袍狐貉之分了却說那加的仰着頭釘着眼睛望着那對面房屋的一個窗戶細細審視一番就低低的自言自語說道我怪那白尼說是到那裏去爲怎麼總不見他回去呢這個人的舉動行止我實在有點子疑惑他真真是識他不透哩康吉隨嘴問道你疑惑他什麼事呢莫非他偷竊過你點子東西嗎加的道喏他專門偷竊我點子倒也罷了亦尚不打什麼緊哩又停了一停道啊老弟呀爾想從前那巡捕勸我不要在這巴里司城內居住我如今仍舊好好住着已經有五六个禮拜了安穩妥當並無他虞爾倒替我想

一想看那白尼或者不會出首我嗎康吉道那倒難說噯爾既然不放心要疑惑他爲什麼不同他一起住可以防閑他伺察他偏偏的把他寓居到別處去這到底是何意見呢加的道這倒有個緣故哩因爲有了分寓之地就有兩條門路遇着急難就可逃生爾看這兩邊窗戶對開相離不過咫尺倘或夜闌天黑之時那邊有變動就可以避到這邊這邊有變動就可以避到那邊所以特意留着的康吉道爾近來所做之事實是在是愈弄愈奇了爾到底爲着什麼事要如此防備如此懼怕呢你大約瞞住了我不知道在外面幹出些什麼偷天換日的大事犯了些什麼作奸犯科的大罪哩爾又爲什麼如此秘密在我面前一點風聲都不露這到底是個什麼緣故呢加的你且聽我說我自從跟着爾出奔以來已經有年半光陰立誓是有福同享有禍同當我二人早已聯爲一體了我門到此地步實在流落到英雄末路了從前原是高氣傲此刻萬念俱灰從前原想立業起家此刻一事不就阿呀我每想到此處真是心如刀絞一般人生至此夫復何心亦不過是爲着朋友罷咧你倒還不相信我瞞得我鐵桶似的自從回到這巴里司城內之後竟連面都不很見爾了天天總是鬼鬼崇崇忙忙碌碌更加接連幾夜都不回寓來住宿你雖然說賺得銀子多依我看來這種銀子一定有點來歷不明大約總是行險僥倖得來的我心裏實在很爲爾挂慮愁悶噯加的聽了康吉一席之談不覺大爲感動作憐惜的聲音答道老弟你意思我怎麼不知道呢你既說我賺得銀子多我會經再四勸爾把這舊衣換下來爾爲什麼纔是不肯呢莫非做阿兄的心思老弟還不知道嗎康吉道

老兄的心思我向來倒是知道的如今竟不能知道了即如你是從囊來這城內知何物之閒就有許多銀錢可以供給使用這銀錢究係是從那裏來的爾想我是光明磊落之人肯將就亂用呢停了一停又道噯加的我實在不是驕傲之心孤僻之性有人濟我之難解衣我還不知好歹反不肯受嗎不過聽得別人說這銀子剛剛說到此處康吉就剪斷頭欲言不言的一頓又說道現在你門如此發財真是很奇怪昨天白尼曾經拿出金錢五十枚來交給我叫我去換銀錢說是你要用的加的聞言大爲驚異道是真的嗎那可惡的東西又生什麼歪心嗎爾可曾給他去換麼康吉道不知道什麼原故那個時候適值我不很高興就推辭了竟沒有去噯加的道好好個不去但凡此人來叫爾幹什麼來爾總不必聽他罷康吉道那沒爾到底肯信我不信呢現在爾所幹的事大約最可怕之事極冒險之事防恐要一旦出血不當穩便我現在又不是一个小孩子不懂得什麼事總跟着爾走隨着爾主意罷咧我是如今大了也有點見識也有點閱歷那暗頭裏落到下流扒不起來我實在有點不甘心要落到下流去也總要自己開着眼睛拿着主意說我竟下流去了那還算是甘心的怎麼糊裏糊圖自己分毫沒有知道倒已落了下流去呢如今爾相信我的請將你所幹的事從頭至尾都告訴我你若不相信我請自明天分手各人幹各人的事去罷誰耐煩在這裏猜雅謎坐針毡呢加的道你且不必着急大凡秘密得事倒是不知道懵懵懂懂的好倘或知道了倒反要心裏七上八下起來了又呼康吉道老弟你不必着急我已定了主意了康吉道爾定了主意



到底還是肯告訴不肯告訴我呢不知加的告訴出些甚事來下回續談

漢唐叢書本

漢魯元公主外傳

白門嘯震軒主人錄稿

魯元公主者高帝之長女也母呂后生一女一男女即公主男為孝惠皇帝高帝為其母  
貧呂后攻苦食淡公主年七歲即能代母操作哺幼弟呂后甚賴其力或盛夏治田母女皆  
跣足蓬首汗流浹面不知其悴一日呂后與公主居田中稱置惠帝坐田畔有一老父過求飲  
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又相公主曰此女圓準故多財豐下故多後福  
廣穎故不久富大貴豈長困於隴畝者哉呂后頗心異之及高帝起兵為沛公旋封漢王其家  
屬皆居沛漢二年四月敗於彭城高帝使人至沛收家室太公呂后已為楚所虜道逢惠帝及  
公主載之以行馬疲追者在後帝驟兩兒欲棄之夏侯嬰常下收載之既登車嬰以面向兩兒  
使各抱其頸而立乃馳卒得脫於下邑之間是時惠帝年六歲公主年十三矣公主頗知避嫌  
以布蒙面既而往道旁溲溺追者將至高帝怒又欲棄之嬰固請載之竟免於難六月漢都櫟  
陽立惠帝為太子令諸侯子為宿衛并冊封公主傅姆贊禮諸妃嬪觀之曰公主德性窈窕周  
旋適退亦頗楚楚可觀惟素居鄉野不慣為容飾耳既而高帝出關與楚相持諸姬皆從去呂  
后又在楚未歸宮中無主公主專攝宮中事端詳慎默曲有條理以時調護太子飲食寒暖皆  
不使失節高帝以為賢三年正月帝由榮陽馳入關選諸侯子尚公主召年少貌美者三十人  
入內廷聽選張耳之子敖年方二十一神清如冰玉狀貌雅麗儀度翩翩帝見之曰美哉古之

子都徐公不能過也屆期諸侯于入內殿設鵠射之帝召公主垂簾觀焉用秦制也公主羞長不肯出高帝罵之乃出坐於簾內默然俯首未嘗仰視張敖連射皆中的其餘中者四人帝先以問公主皆不答帝指張敖曰此真佳瓜于矣公主不覺舉眸一望若微解頰者戚夫人曰公主已心許之矣帝乃以敖尚公主公主體修顏面如滿月其色微似紫棠澤以粉黛彌形端潔性溫慈有淑行漢沿秦制凡公主下降必選官人年老者傅之謂之家令尚公主者雖欲入房侍公主家令不許不敢擅入也敖尚公主惟合盞之夕得侍寢榻既而數月不得入一夕伺家令入官敖竊侍公主公主遂有娠明日家令知之對公主訴張敖公主爲之泣下其後公主受制於家令口欲言而慚愧終不敢留敖宿也明年三月三日公主生一女張敖之母宋氏趨往視之宋氏者外黃富人之女也有國色少時誤嫁庸奴不相得遂去之其父之客爲擇婿使嫁張耳生子敖年已三十有大商如二八麗人謂公主曰余昨夢天上謫仙人也自往摩其頂女忽對之嫣然一笑宋氏驚呼公主視之因名之曰嫣左右皆謂女貌酷似祖母宋氏亦以其類已也愛之如掌上珍其秋九月楚歸呂后於漢公主入官省母呂后詢知家令隔絕張敖雅憐公主因怒家令言於高帝罷去之著爲令自後公主與敖仇儷日篤敖侍公主亦甚謹公主有微疾敖爲按摩肢體親抱公主登則公主雖辭之而敖不倦也留侯子張不疑謂敖曰子之事妻無乃太勞敖曰天家愛女一喜一怒家之興廢繫之且公主甚賢其姿貌雖非絕麗而舉止大方氣象溫雅

觀如秋雲之吐華月蕩如春風之拂名花實世所罕觀也於是高帝呂后皆寵敖甚厚立敖父張耳爲趙王時人爲之語曰不願封侯十萬戶但願身侍長公主明年七月趙景王張耳薨敖嗣爲趙王都襄國尊母宋氏爲王太后公主爲王后高帝六年十二月帝自邯鄲過趙趙王執子婿禮甚恭上箕踞慢罵之公主抱其女出見上撫玩良久呼爲玉女云公主尙無子乃謂敖曰妾惟有一女王當爲似續計盍置侍姬敖固辭公主飾美姬二人使侍敖寢遂連生二子曰侈曰壽八年九月高帝患匈奴疆盛劉敬說上曰陛下誠能以嫡長公主妻之彼貪漢重幣必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婿死則外孫爲單于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女詐稱公主彼亦知之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遣使徵公主於趙公主時年十九與趙王日夜對泣遷延未行呂后亦泣曰妾惟太子與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中帝不得已先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其冬十二月趙相貫高等謀反事覺逮捕張敖至長安繫獄詔有司錄送敖家屬別遣宦者先迎公主公主顧念其女年幼又見其姑宋氏丰神美豔恐爲吏卒所辱欲與姑女偕行有司不許公主乃厚賞吏卒灑泣而別吏卒羈送張敖家屬每止傳舍敖母宋氏與諸姬妾及敖女媯同處一室從吏或夢明月出於室中夜起望之其上常有雲氣爲五彩龍鳳形一卒或從室外窺之見敖母方去冠理髮豐麗端豔儼若神仙不覺心動欲乘夜犯之將入戶則見敖女寢榻前紅光滿室如是數四驚怖而止既至長安獄吏議夷張敖三族自公主而外皆當從坐公主入宮泣訴張敖無罪呂后見高帝數

言張王以公主故不宜有此帝怒曰使張敖跪天下豈少而女乎會貫高等力白張敖不反九年春正月赦趙王敖廢爲宣平侯是月公主適生于偃帝欲奪公主嫁匈奴呂后諫曰中國不能自強專恃薦女以爲得計恐貽笑於天下帝乃使敖尚公主如故匈奴屢寇邊索公主漢使者或給單于曰公主有一女甚美他日年長可代母遠行單于信之始不爲寇十一年九月酈侯呂白娶婦魯元公主往賀宴於內室公卿列侯宴堂上酒酣樂作忽見一美公子立屏後面目秀麗舉止端嚴公卿咸視宣平侯曰此必足下令子競起視之問年幾何婢答云八歲饋以果餌不受或欲執其手驚走入內既復詢之宣平侯曰此敖長女也以素愛之故飾以男子之服然其性純慤而畏人而於男女之辨尤嚴故亟走耳公卿皆嘖嘖歎羨頃之公主傳呼將歸第宣平侯倉猝離席而去明年四月高帝崩公主率女媯入哭甚哀送葬長陵五月惠帝即位冬十月齊悼惠王來朝恐太后害之謀所以自全者乃獻城陽一郡爲長公主湯沐色尊公主爲王太后太后大悅惠帝二年匈奴爲媿書遺太后太后大怒召樊噲議擊之季布諫而止乃遣宦者張澤奉書還辭報之單于謂使者曰吾欲索長公主以踐前約使者對曰長公主早嫁張敖高帝時猶可奪之今天子乃公主之弟豈有奪已嫁之姊以予單于者哉單于曰然則公主之女可來代之使者歸報太后憐愛外孫女不忍遣三年春以宗室女爲公主嫁匈奴而聘女媯以配惠帝所以杜匈奴之望也公主廣市長安大梁美婢百人以勝皇后會稽仙人朱仲諸關獻大珠徑三寸太后用爲聘禮公主復以黃金七百斤贖之仲不受金復獻大珠徑四寸

光明如月公主用飾皇后禮冠冬十月惠帝立皇后張氏時公主年二十六惠帝年十九皇后年十二公主既以后母益貴寵而彌自謙抑嘗世以爲賢后立四年惠帝崩太后憐后幼弱接居召公主入椒房與皇后同臥起后寢至夜深必起坐溺器颺颺有聲公主左右窺見后睡容初醒如春日海棠素衫素袴首不加冠而盤髻如旋螺額可鑑人端豔之色與燭光相照耀后微咳數聲公主呼后曰吾免得無冒寒乎后既登牀母子絮絮對語公主私問曰汝配先帝數年果獲一侍枕席乎后不答固問之后嬌音若泣者良久乃曰自我入宮彼已多病矣公主曰以汝如此身貌而終身爲處子吾每念之肝腸如割又問曰汝嘗獨有芳馨何也后曰我初入宮即飲花露想以此獲效然初不自覺也公主愛后如嬰兒調護其眠食居半年公主始歸第私謂后曰吾聞辟陽侯爲人邪僻今方以右丞相居宮中汝宜謹自守身戒侍女勿妄出入后如所教人罕得見其面者呂后元年夏四月公主薨太后命孝惠皇后歸臨母喪成服后年十七哭盡哀居喪次兩旬送葬還宮又六年宣平侯張敖卒賜諡曰魯元王諡公主曰魯元太后封公主子張偃爲魯王其後太后以魯王偃年少孤弱封其兄侈爲新都侯壽爲樂昌侯以輔魯王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廢魯王偃遂廢孝惠皇后幽之北宮文帝元年乃封張偃爲南宮侯續張氏二年釋孝惠皇后出自幽室復以后禮供養魯元公主冢在惠帝安陵東三十里次東有張敖冢與公主同城云

汪舟次編修評云魯元固千古賢公主此文用筆奇麗亦千古妙文與孝惠皇后傳

雖分兩篇而事蹟自相貫穿當合而觀之其妙愈見

江戸繁昌記

千人會 續錄

日本靜軒居士著

咄咄怪事近年有追昏狂奔叫過者如呼如叱于初不解其為何物繼而聞之是報場中今日所刺第一牌之目也一字四錢鬻之爲生其狂奔者以速報爭先耳晚間一走百錢之贏足以買一升米嗚呼一日活計取之一刻中烏得不叫而奔也哉于近日屢空豪氣稍摧乃意吾亦插書狂奔于世者然一日之走計不足賒升米而終年衣食于浮屠間則佛緣之不薄宜雜染逃佛袖募緣簿將來所識乞南鏡一片之憐以少息狂奔之勞且以修後生冥福也又思不如修書畫會以且救一時緩急左思右想躊躇者久矣忽恍然奮曰野語有之砍取劫盜武士之習况其食力雜染未晚修會鄙事耳與其折腰帖尾曝面于千百人寧爲偷昏裏面不令人知爲誰而叱之鬻之之事簡氣傲也何是此狂奔非彼狂奔如爲彼狂奔而羞澀未果仍苦此狂奔自知爲真豪傑而卒老于狂奔

戲場

始于卯終于酉此演戲常式題在看棚頭東方將白鼓聲始震例爲三番叟舞此家藝俗謂



之勝狂言中村氏演酒吞童子事市村氏七福神舞森田氏猩猩舞既而旭日始映招牌爛燦喧塵漸揚田舍人早炊已往女兒夜粧急走麋至陸續聚自四方人山人海鼠戶開不暇閉欄欄撓將傾折東西看棚紅繩連接真不盡之虹臺面前棚人頭鱗次真未雲之龍舞臺三間內正面有亭左樓右門樓下掛一吊燈夜色靜寂由良助方乘無人之時手主夫人所送書簡情立照印燈展讀過孰意阿佳兒倚定樓欄把鏡照之九大夫自階下捉其紙端斜引月光一紙長疑三人讀得正熟時佳兒頭上金釵溜落撲地有響由良助喫驚急掩紙于背後仰面始知樓上有人階下亦錯愕潛身三人有三樣趣觀者喝采齊呼山崩海翻佳兒旋整整襟粧嬌含笑呼由良助由良助曰汝在樓上何爲佳兒曰妾被君勸醉不堪困苦倚風吹醒由良助曰若然甚善但我欲有與汝言奈何雙星相見徒守銀河之阻請下樓來佳兒曰曉得矣將起身由良助急呼止之曰如自本階恐幫間強住更困勸盃奈何適見牆外有一梯乃大喜自將梯倚樓欄曰幸矣此九級梯徑躡此階耳佳兒曰此非平生所躡之物無乃危乎且動搖如此却似乘船由良助曰宜哉出現天后聖母來看棚中忽起爭鬥喧嘩沸騰兒女踐踏叫苦並望舞臺走上由良助阿佳兒等皆錯愕乃向假驚却作今真驚不多時天成地平復續前伎嗚呼若此爭鬥乍發若此沸騰乍歇然則以此爭鬥以此沸騰言粧此繁昌猶信矣

混堂

曉天猶昏早和鴉聲連打戶去喇喇啞啞喇啞啞高聲急呼曰天明矣須起伴頭疾開伴頭

伴頭失寐手伴頭死乎呆伴屎伴屎雜嘈戶未發忽一人顧左右則驚曰闖矣二人一以駭而衝入魚鱗雜糞浴客褻武睡氣未除欠伸且撫睡者頂安手巾挾抱浴衣者裂口吻使揚枝者寢衣而不束帶者真薰爛烟者蓋有事徹夜也 懷中僅餘湯錢 顧額若重者猶帶宿醒也 喉中未下粒米 脅肩上下臂者爪瘡癢也摸索懷抱者捫虱兒也携兒往扶爺至混浴雜澡頭搶私囊尻上肩額脊與背軀脚與股交冷物相報 浴室內通語 請恕互稱田舍人彼唱南無阿彌此念妙法蓮花南無阿南無妙伴頭甚恐恐人成佛于此 混雜崇朝飄風漸止暫時客伴頭始就朝食既而女湯亦發履音鏗鏘金振玉碎橫坊聲妓左蹇紫裳新道外妾斜垂碧帶紅姊粉妹連疊婢並就伴公買糠袋笑語喧闐湯中湧一孤波一浴而出皆在外板上澡焉雞卵脫皮皓顏拭紅也白蓮濯漣玉臂剔粉也可惜琉璃露江戶水 並畜藥 一洗滴餘香想渭水漲賦真是一面溫泉官外面浴客位置占地各自摩垢一入擁大桶令爨奴巾背一人扶兩兒慰撫刺頭弟手弄陶龜與小桶兄則已刺在側板面布巾舒卷自娛就水舟漱齒因脫窺板隙 溫泉官在目前不得不窺 男而女樣用糠精潑 面恐剝皮鏡面何憂 人而鴉浴一洗徑去有物紙板青蛇曝鱗包頭觸桶元龜縮頸醉客噓氣熱柿送香漁商帶臙乾魚曝臭一環臂墨若有所掩滿身花繡似故示之一撥振衣不欲受汶汶也赤裸在側烏能免乎浮石摩踵兩石敲毛披衣剪爪乾身拾虱光頭一個乾乾洗滌更向頂上倒一桶水一人從旁絕叫曰快矣相視大笑

際晚混雜復沸吊燈見見真如白晝猶備偷兒中央又談一高床更出一兩郭左顧右省爲撮  
蚤之眼碎雪竹返魂香枕邊之臂松不落絲曲同音異音同節殊時揚鬪聲挾以邪許聲水潑  
桶飛山壑將頽此時也湯滑如油沸垢煎膩衣帶狼籍莫容脚投蓋知虱與虱相食女湯亦翻  
江海乳母與惡婆喋喋談大娘與小婦聒聒話飽罵鄰家富貴細新伍閭長短訕吾新婦咒我  
槽主金龍山觀音妙法寺高祖併說及其靈驗鄰家放屁論無遺焉既而析報甲夜爨奴早向  
槽底脫柄數客闖入伴頭急止曰既已漏矣客曰大敗事沈吟而去一日兩浴三錢費糠好熱  
者喜溫者瘳寒者貪淨者千磨百剔除汚放光而孰能洗心

青鏡餘墨五則

詩扇

嘉善孫榮壽小雲述

同治甲子秋余在茸城約友遊橫雲山小憩村舍於農家見一摺扇乃乍川觀葦杭大令成贈  
先朝議公詩箋大令工詩善八分書以孝廉官四川南川令有政聲時先朝議公亦宦遊蜀中  
最相契洽後同引疾歸里迨道光壬寅四月乍浦失守大令携家避寇余家因贈此箋迄今二  
十餘年歷劫不壞宛然如新閱之不禁泫然詩云避寇來魏塘星夜投知己見我良惻然委頓  
乃至此白頭戴老母瘦肩擔妻子背負米與鹽出入兵戈裡既庇以廣厦復飫以甘旨知君滿  
腔中惟義而已矣

清獻公詩

平湖陸清獻公清操惠政一世大儒嘗於佛寺見公題七絕云也是聰明奇偉人能空萬念絕  
纖塵當年可惜生西土未聽尼山講五倫不作關佛迂語然究是學人之詩非詩人之詩也

于秋淦

秀水于秋淦茂才源詩人也著有一粟廬詩集鏡窗瑣話柳隱叢談已刻行自兵戈之後久不  
和見憶咸豐己未春日偕秀水陳晴川別駕士垣山陰汪伯治太守春樹元和韓履卿刺史崇  
及秋淦飲於春及軒時余與晴川將赴江北大營秋淦囑畫師繪蘇臺折柳圖贈別有詩記事  
云風雨初停夜未央明燈四壁燦輝光暫離鐵馬金戈外來醉香奩錦瑟旁蟬鬢易秋情旖旎

瀛寰瑣紀

青鏡餘墨五則

虎頭飛夢說疆場畫樓珠箔天涯近莫漫匆促戎裝兵變之後畫圖無恙而秋淫已歸道山矣余因題圖後云江北江南幾間途絕憐風景昔今殊不堪尚有消魂物一幅蘇臺折柳圖

張筱峯詩

華亭張筱峯司訓鴻卓續學工文名重吳下端方士也著有綠雪館集同治甲子余至其城得遂瞻韓之願蒙以詩見贈云谷水之陽笏水滸繞堤榆柳到門深小橋架石恰當牖遠樹撐雲疑在岑君守一官清似鶴我耽數卷癖於蟬不違咫尺過從便正好梅邊論素心漫道繁華劫後難不辭寒儉即平安小園雷動初生笋遠市香多半賣蘭吏事何曾尋句碍廉名轉藉養閑完葦蒿夾岸春潮綠時見漁舟過釣灘吳山越水古來通况復鄉閭百里中雅愛新猷添政績怕談舊恨到兵江花園浜路冤雲黑蘇石山房憤血紅一檄椒蘭焚更馥得邀 曠典兩家同令似辰生於花園浜家兄理堂於蘇石山房門首先後殉節同邀 卹典 寒食清明淑氣催海天一色靈光開方懷顧况吳門隔 謂訪溪明經 不信王喬婁水來 謂曉蓮方伯高柳青垂詩客眼小桃紅入酒人杯窮途離合渾無定得聚春風亦快哉

梅花道人題畫詩

吳鎮字仲圭又號梅花道人元時畫隱也去今六百餘年真蹟流傳已罕余藏有仲圭題黃子久畫詩墨蹟詩云于久丹青好斯圖更擅長浮空烟水闊隔岸樹陰涼咫尺分濃淡高深見渺茫知君珍重意逾久豈能忘

秋感賦

岑華居士外集

庚子山羈宦秦關周旋滕趙渚官不復江關憑眺不無秋氣之悲遂引傷心之詠乃爲賦曰悲哉秋也其帝少皞其日庚辛斬伐生意陶冶恨人酸聲激楚悲風過秦花歿葉殞山荒水貧亭阜之唳獨鶴閑河之橫暮雲服鳥之下庭樹秋魂之去脩門莫不標擗茹歎愴怳傷神若夫蘭臺貴卿繡衣直指畫戟朱幡銅街鐵市炙手可熱勳貴無比一旦褫職詔歸田里昔之洞房餞春曲臺延夏銀牀翡翠之慵金屋鴛鴦之瓦秦宮之羅薦朝陳孫壽之啼妝晚卸東堂則賓從賦詩南苑有風花俏翠今乃燕去樓中鼠舞庭下投簪綠蘿短氣金馬望魏闕而長遊心伊鬱其難寫至於飄搖武衛羈旅雲中李少卿之都尉寶車騎之元戎風雲地滿鼓角天雄香薰宋鵲箭認盧龍合圍而艸木四白出塞而旌旂一紅秋氣之來感我部曲將軍高宴置酒相屬留犁之匕百鑿蒲萄之釀千斛炙鳳移笙呼鸞度曲權暢於蟻螭情盤於燈燭獨有征夫骨樹壯土頭輕甲胃蟻虱弓刀月星砂驚光祿之塞蓬起夫人之城鳥伏而長銅斗馬寒而傷鉄菱葱嶺直上愁氣交河暮流哭聲已甘温序之死誰信班超之生若夫彈筆趙女爭博齊婢江南桃李章臺柳枝觀芳草而慘淡聽絡緯而凄其郎君官貴奉使清河一別千里秋江幾被櫻桃之花已矣玫瑰之柱如何軫閒情於織女緘密怨於織阿未免玉枕量愁蘭衾支夢錦機淚紅銀燈花重憎池上之文鴛怪屏間之青鳳傳言以鸚鵡爲媒小札以珍珠題縫又有秦嘉上計蘇季西游星分玉鏡霰犯貂裘家萬里而無信書十上而不侯於是仰天叩缶奮袂吹笛徒步而

歸殆少人色錯在塵容折挫雄性犬去洛而知還馬遊梁而屢病空倉之飢鼠耗書窮巷之荒  
榛礙徑親朋以文字見譏妻子以啼號相應秋日慘白寒花瘦映梨酒清酸棗糕餽既命觴  
而撫梧更援琴而披磴豈嗜酒之皆灌夫怪交游之無劇孟從此爲農老圃僵臥秋風圍爐之  
雪早白書窗之火仍紅鴻寶之篇將以問劉向論衡之草將以授蔡邕是知秋感萬端秋士最  
苦難辨唱酬虫鳥爾汝所以逐臣之去國戍士之樹心黃金之愁賦白頭之苦吟莫不摹繪其  
綵筆而託矢其哀音王褒見而嘆曰昔年官體同擅臺城宜春小賦玉帳新銘今茲搖落惻愴  
傷情

冬學雜詠并序

狹湖痴夢生

嘗誦劍南之句而稔夫冬學之名焉以彼鄉村之陋習沿乎州黨之遺規徐黍豐年願常食先  
噉之福桑麻生計尤將爲識字之農以故開鄉塾而延師奉束脩而就學也僕世居於越宅傍  
賀湖地皆農家者流謬推翹楚羨彼先生之號偶與班荆見夫曉膳餐餘巍然講座夕陽影裏  
亂卷書包屋小難容列坐則二十三十多亦薄醪錢或半縑一緡成羣奚止乎三三闕貫必  
償夫九九背書童子脫頭皆黃髮蓬鬆据案愚儒發怒忽烏鬚倒豎不堪頭腦竟爾冬烘無那  
疲頑居然夏楚趙錢孫李五音畧備夫官商天地元黃千字足該夫典要說生初之性善何必  
通經攷雜字之文詳大都博物牛決犁而難牧素餐之誚奚辭馬編竹而欲騎嬉戲之心未改  
豚蹄饋而老饕喜雞犬應而嘔啞喧乃者飯熟呼兒入塾有王妗李嬌酒香薦客勞師則北舍  
東鄰更有放犢村傭扶鳩長者何嘗禮貌欲問寒暄不識之無偏多故事尊嚴已甚皇帝之樂  
亦幾何渾敦未開盤古之生兮何處識面龐於雞劇疑關公即趙祖前身聽口授之盲詞信才  
子與佳人天合而先生復高談雄辨彈見洽聞掬茅塞於山蹊嚼梨珍於飢庶通書一卷直將  
妄語天文幼學數篇幾欲窮追皇古語無適而不陋人雖聰而亦聾村學究之情形洵如是也  
鄉先生之聲價庸有濟乎噫嘻廿二史之羅陳十三經之看列苟概期乎駭豎豈有貴乎通儒  
傳家非乘賜之榮二冬儼足入學有蒙求之義四術偏崇苟其穎悟之姿大學而能通句讀若  
使尋常之子小書而何厭嚼嚙僕過從之餘難禁匿笑詠吟之暇爰賦書名意非寓夫嘲嗤筆



成存乎游戲云爾

千字文

曾聞金鑑著千秋集字還傳散騎周九校說文贏古篆五稽道德待勤搜難將韻語通詞賦竟當奇書此索邱說與兒童渾未解要從開闢溯源流

百家姓

鄉農世胄出高辛最喜兒曹聽賭真爲卜昏因稽某郡不妨官諡溯先人客來忙問君家系族聚嫌無異姓親何事宏通搜載籍且將祖德話諄諄

三字經

編成短句告童蒙斷玉裁金體亦工孝弟倘能嚴出入見聞何必翻淹通禮經未解文先後魯史安知傳異同若論三餘勸誦讀歲闌恰好畢農功

備用雜字

村齋竟以開喁喁曉課猶喧識字無地理天文勞措畫分門別類便形摹但令書體刊無誤始信羣兒質不麤穀米布絲織出納問他幾箇會鴉塗

滬城歲事衢歌

荒涼古寺鬱秋風衰草梳煙一徑通倪僞登場重九節風光輪輿葛仙翁 註積善寺宋紹興間建故大叢林也頽廢已久寺無高僧因少善知識寺側有葛仙翁殿染業主之取逕於寺門而歲頗有增藉重陽前後必演劇

摘葉刪枝興倍賒品題名色耐爭誇闌干曲梁開秋樹高會羣仙看菊花 註菊花較他處爲盛藝菊者於四月間廣種之既長必去其妨枝俾易高而花力有專萃處剔盡尤加慎灌花早晚必兩度其名色不下數百種花時兩兩招集動以累月名看菊花

賃與園丁地半弓疎畦培養關天工宋門次第尊啟萬本森森富瓦筒 註有藝菊待售者花時呼之來度庭宇之寬窄遍供之較自種尤便供花用盆石者十之三四其餘皆瓦筒環瓦如盆式縑以篾繩中植花以細竹扶之極高者有五六尺花放於頂如盆盈大每株着三四花供瓦筒必於宏敞處以欄蔽其下欄內先列短者層而上之間其色如霞如錦光采奪目

頻年花圃戰奇新盆石參差蹴錦茵洋種不教顏色少畫欄穠麗勝宜春 註菊之高大者皆洋種花光飽滿數日不減其別種曰堂春花小而光內斂多鑲色

輕勻芥醬入薑醢興到持螯日未西莫道山廚秋夜冷家家邀客話團臍 註水鄉多郭索吳淞江及黃浦並產之其肥大者出橫沔鎮鎮今分隸南滙產吳淞江者名清水蟹尤鮮潔

底事江城里巷驚迎神不憚路迢迢清明謁墓中元暑會裏偏宜十月朝 註三元祀壇惟十

月初一行者與觀者益盛俗於是日謂十月朝  
畢栗寒巖峭碧穹夜闌刀尺傍燈紅家居一樣征人思十月從來有五風 註十月中烈風至  
水始冰謂十月五風信

三冬勝事概從刊陽月纔過歲未殘畫壁細黏圖九九幾人延客話消寒 註隆冬邀數人圍  
爐作團席輪日飲之為消寒會

百果輕勻煮雪糝自來臘八粥傳名茅檐寒夜添風味湯餅如何入菜羹 註臘八食粥古矣  
香稻作糜和以果實吾鄉亦有之然往往有以湯餅菜羹和入者

蓬戶朱門托鉢登投齋日日話傳燈冬時回首榴紅節杖錫依然六七僧 註僧衆數人持錫  
徐行街市遞及村巷為托鉢前導僧擔盤依戶施錢米五月十二月歲再舉

雲房挈盒燦金泥名目誰將堦湊題爭似祇園天雨粟口齋一分付優尼 註女尼以糯米之  
圓潔者懸而風之烈火熱鍋下入米於鍋攪之使表裏透鬆大倍於粒白如雪名堦湊歲暮來  
檀越家送之宅眷有厚資

果實羅陳列市街相傳六十日生涯山蔬也恐憎人聽嫩筍從來號繡鞋 註市果實者為南  
貨店其開於仲冬者為六十日南貨店及除夕而止吾鄉度歲必用山筍漸漬於水薄切之與  
肉同煮味清而腴筍之嫩者為繡鞋底

肩筐挈籠入城呼村果村蔬載滿途底事茅檐齊彙解料量祀竈買慈菇 註歲厨菜蔬具備

祀竈必有葶藶蕙菇近除數日播入城市者幾於接踵

鄉塾何人肯讀書三冬欲了息居諸免塵色番虛齋冷正是官衙封印初 註諸署封篆大都  
在十二月二十村塾放館亦於此時俗謂散學

隱隱輕雷度短欄磨勻香稻雪同看却教纖手爭奇巧果餡翻新團粉團 註歲除磨粉比戶  
皆然粉團有二種一為湯團一為籠蒸

錯道虛街擔雪凍播發巷口喚聲長有人情啟松扉立侵曉先呼廿四糖 註以餡之如雪者  
製元寶玉餅方勝之式用以祀竈名廿四糖

奏事夫衢拜綠章今宵虔禮掃華堂碧軒燎畢升雲漢良善門庭迓吉祥 註俗以廿四日為  
竈神奏事天曹於廿三夜祀神於堂以紙為碧軒供神馬頗工巧謂送竈

飛塵紫拂霄階苔此日庭除次第開寄語畫梁須護惜好留燕壘待歸來 註拂拭庭除必於  
臘月二十五日謂此日為諸佛下降百事如意也

連朝廟祝霽風光鎮日喃喃奠酒漿二百年來香火遠生恩萬姓戴城隍 註吾邑香火之盛  
無踰於城隍廟相傳神為邑人明翰林待制秦公裕伯也在明季已為神 國朝順治十年秋

海寇張名振再犯縣治總兵官王燦督戰辱師民聚而詬巡撫周按臨燥恐民暴其走遁失機  
狀反誣民通賊自南浦至靜安寺界欲盡屠之周惑其說邑侯闕紹慶偕邑紳曹公垂燦連袂  
長跪願以百口為保不許將俟雞鳴縱戮是夕神降官廡儼立階下周心動至夜半仍欲屠之

又見神直視搖首如是者數四遂釋凡吾邑人得休養生息以留遺至今者誰非神之賜與歲  
欲除比戶具牲醴瞻拜廟庭於神庥未足答萬一也  
家家博粉製年糕仿欸蘇臺歲逐高入肆恍如秋八月桂花香細染寒袍 注博粉入餡捶之  
使堅爲年糕其形方長不一有紅白二種製法同吳門八月桂花盛開採而藏之冬時綴於糕  
色如鮮桂芬芳四溢過糕肆者猶香襲衣袖

懺餘綺語

祝英臺近十七闕

浮眉閣

髻堆鴉眉學字未滿十三四綽約春風先解折花戲不妨樓下迷藏尊前捉搦總同在茜屏風  
底 夜來起不知誰殺殘燈小膽破濃睡嬌極鸚哥偏管隔簾事奈他淡月縈窗暗螢穿戶又  
悄地逗人懷裡

溯繩河遵枉渚別權理南浦挑盡蘭缸夜夜夜深語分明月魄沈輝霜華催曉坐一對素娥青  
女 送人去還要芳草長隄同印小蓮步蹙繡香輿淚隔碧紗雨記否寶石山曠亭亭白塔是  
弟一度分携處

玉鞭回細尺近幽靈逼香潤作意生疎比似舊時省只憐已隔紅牆牆東月上都不是那般花  
影 曉妝竟閒來還伴繡書喚坐喜還肯出匣冰圓認是舊時鏡偷看荷背翻翻鴛鴦情顛倒又  
無語頰潮紅暈

楚妃愁湘女怨深蒼舊巢換玳瑁梁閒海燕占來半生憎一片簾衣不風不雨但鎖日周遮人  
面 有時見也只倦繡停鏡妝罷響金釧多謝好風夜靜送刀剪如何葉葉花花相當相對只  
這隔中門雙扇

鬱琴心寬帶眼薄病得伊感銀鹿青緩那肯夜深伴難忘窗網將明瓶笙猶響燈影裏翠眉微  
倦 五更短暗祝海水添他玉漏一宵緩此後關心私語有時敢不防六幅仙裙留伊未穩早

已是縈痕都滿

玉壺迎金犢駕催赴紫鸞社瓊姊蘭姨遠別詎能捨料他月榭修眉雪衾擁背全不記夢殘香  
燵報歸也聽說多病文園玉骨不盈把一笑憑肩青鳥信音假可應剪燭温存圍爐暖熱且  
償我嚮來長夜

檢香篝携畫燭衣潤怕梅溽初試生綃無力出新浴殷勤半琰春醪祝花長命渾不料霎時頽  
玉忍輕觸爲怕窗隙風尖容易颺裙幅斜掩金鋪小犬吠花獨可憐從此心忪斷無人處誤  
幾遍拂簾蝙蝠

腕闌鬆眉黛結幽恨幾曾泄冰雪心腸肯怕龍鬚舌更煩小玉眠時輕綃去後留一點窺人明  
月太痴絕假饒長夜如年曉色慘將別守定熏爐坐到滿爐雪尚憎阿母朝來梳頭喚起已  
亭角夕陽紅抹

月圓初燈落後佳約敢輕負笑拂征衫春雪點衣厚儘教女伴猜疑小眉秀靨都不似向時儂  
愆定來否人生如月華年一缺那能又千徧沈吟三字莫須有請看束竹迴腸香桃瘦骨換  
幾點神邊紅豆

斷魂驚殘夢惡花事到紅藥中酒傷春比似去年弱無端半幅蒲帆一聲杜宇又催去水村山  
郭笑騎鶴明月原只三分都應照離索小杜年來何忍更輕薄惟餘叩叩香囊藏來肘後待  
相見替伊親絡

雁飛遲人病早羸度促征棹誰料長卿石井掩秋草負他密字蠶眠芝泥鴻印空望偏片帆烟  
杪鳩媒巧肯信不嫁娉婷已分十年了何用錢刀刻意媚鴛鴦還虧百斛量珠一雙種玉也  
博得傾城微笑

繞香臺移鏡檻六扇小屏展研匣針箱分半貯來滿那時寶贖金多盪頭價貴也未要蕭霜頻  
典意深淺試將酒卜關心寒宵情伊暖夜冷杯殘一霎近人散而今淒絕天涯醒然無寐便  
有酒也無人勸

倚風姨憐月上珠露記承掌認取前因此意料無恙驚心于夜懼聞同聲宛轉已變了回波詞  
唱漫惆悵人問幾箇尹邢蛾眉肯相讓畫裡鸚鵡愁裏小蠻樣尚憐鏡裏同開鏡對別還  
喜似舊時情況

藥爐烟相對裏深院晚風峭塵滿菱花一月幾曾照愁他暉枕香雲釵扶不起又有輪遠山蛾  
掃夢顛倒尋常銀液星株不鎮暗魔繞雜樣青衣所事被伊惱關心嬌喘沈時暗眸迴處怕  
莫又喚江郎覺

掩啼珠扶瘦玉喚渡曲江曲鴛袂纖袿腰細不勝束柱教疑作江妃凌波解佩誰信有亂愁千  
斛在空谷無奈日暮天寒零落去華屋紅鬼西陵夜雨杜鵑哭傷心逝水滔滔當時同渡却  
雙槳歸來人獨

事三生魂一縷此錯幾州錦肯放扁舟若箇勸無波倘教玉在懷投香和心蕪萬一把游仙留



住 恁來去爲甚清映澄中都無片言語尋到荒山風急又兼雨斷腸點點香苔方方黃土又埋了一家嬌女

短檠昏深院閉簾影黑垂地小劈吟牋暗記夢中事可憐放筆聲中挑燈影裏還認有箇人無睡 應難記縱饒記得星星有頭也無尾自恨從前恩怨總輕視判將一寸絲腸一宵霜鬢報幾番唾壺紅淚